

皮姆 历险记

埃·爱伦·坡/著

裘柱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皮姆历险记

〔美〕埃特加·爱伦·坡 著

裘柱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dgar Allan Poe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 1946 年出
版的“The Complete Poems and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译出

皮姆历险记

【美】埃特加·爱伦·坡 著

袁柱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2,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7-5327-0967-1/I 519

定价：2.55 元

序 言

我在几个月前回到美国，经过了南海等地一系列惊人的冒险，其中经历都记录在以下的篇章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结识了弗吉尼亚里士满城的几位绅士，他们对我所到地区的一切有关情况深感兴趣，他们一直催促我，有责任把历险的故事公诸于世。可是我有好些理由拒不应命，有些完全是私人性质的，除我自己以外与别人无关；其他的理由却不全是如此。其中一种使我不敢动手的顾虑，是我出去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写日记，我怕单凭记忆不能写得这么详细而连贯，把事实的真相和盘托出，更不能避免我们在详细描述那些对激发想象力能大起作用的事件时往往遇到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夸张。另一种理由是：我要讲的故事就其性质来说极其荒诞，我的陈述在人们眼中一定显得缺乏根据（只有一个人可证明，而他却是一个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因而我只能希望在我的家属以及那些凭多年结交、对我的真诚无伪深信不疑的友人之间获得信任，而一般读

者可能会把我要讲述的只当作是胡编乱造的、巧妙虚构的故事而已。但是不相信自己的写作能力，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不能答应劝告者的建议。

弗吉尼亚的绅士们之中，对我的陈述、尤其是南冰洋的部分最感兴趣的，乃是坡先生，不久前他任《南方文学使者》月刊的编辑。刊物是由多玛·怀德先生在里士满城发行的。在许多人之中，他就是坚执劝我立即准备把我所看到的、经历过的一切全部写出来，让读者的慧眼和常识来判断——他用极为巧妙的辞令坚决申明自己的看法：仅仅从写作技巧来考虑，我的书也许会写得比较粗糙，但不管写得多么粗野笨拙，更可以使人们把它当作真人真事看待。

尽管有这种建议，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来照办。他后来又提出（发现我不肯动手），由我提供事实，允许他以自己的语言描述我历险故事的起初部分，作为小说发表在《南方使者》上。因为对此无人反对，我就表示同意，只是商定要保留我的真实姓名。终于在《使者》一八三七年一月号和二月号出现了这么一篇所谓小说，为了使人们确实认为这是一篇小说，在杂志目录的有关文章处加上了坡先生的名字。

经过了这番精心策划，终于促使我着手按期编辑刊行有关的冒险故事；因为我发现，在《使者》杂志所发表的部分记述虽然巧妙地沾上了神话气氛（没有改动或歪曲任何细节），读者却丝毫没有把它作为神话看待。不过有几封信寄到坡先生家里，明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由此我得出—

个结论：我的故事情节按其性质而论，可以证明其本身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真实可靠，因而我就不怕读者不相信了。

作了这个说明，就可以立即看出下面有多少是我自己的手笔，还可以使读者了解坡先生执笔的最先几页里的事实都确凿无误。即使对没有见过《使者》杂志的读者，也无须指出他写的部分何处结束，我写的部分何处开始，文体的差别是很容易识别的。

阿·戈·皮姆

一八三八年七月于纽约

第 一 章

我名叫阿瑟·戈登·皮姆。我出生在楠塔基特，父亲是该地经营海上用品的一个为人尊敬的商人。外祖父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律师。他在各种事业上都很顺手，曾经因买卖原来叫做埃德加敦新银行的股票而获利优厚。他通过这些及其他途径，努力积下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我认为他对我比世上任何人都要亲热，我有希望继承他死后的大部分遗产。我六岁时，他送我到老里基茨先生的学校里读书，这是一位独臂绅士，作风十分怪僻——凡是来过新贝德福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我在他的学校里读到十六岁，以后才进了依·罗纳德先生设在山上的中学。在这里，我和海船船长巴纳德先生的儿子混得很熟，巴纳德先生常被罗凡公司雇去航海——他也是新贝德福出名的人物，我确信他在埃德加敦有许多亲戚。他的儿子名叫奥古斯塔斯，比我差不多大两岁。他曾跟父亲一起同坐“约翰·唐纳森号”去捕鲸鱼，老是给我讲他在南太平洋的历险故事。我常常和他一

起回家，整天留在他家里，有时通宵在一起。我们同榻而卧，他几乎一夜到天亮都给我讲提尼安岛上土人的故事以及他到过的其他地方。终于我忍不住对他所说的发生了兴趣，也逐渐渴望到海上去航行。我有一艘名叫“埃里尔”的帆船，价值约为七十五美元。船上有半甲板也就是小船室，装着单桅帆——我忘记了它的吨位，但是船内容得下十个人而不太拥挤。我们惯常利用这船作想入非非的狂妄的航行；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我能活到今天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将叙述其中的一则冒险故事，借以引出更长、更重要的故事。有一夜在巴纳德先生家里聚餐，席终时，奥古斯塔斯和我都酩酊大醉。在这样的时节，我照例留宿在他床上而不愿回家去。我以为他已静悄悄地睡了（散席时已经快一点钟了），对他心爱的话题一语不发。我们大约躺了半小时，我刚要蒙眬入睡，他突然跳起来，声色俱厉地起誓说，现在正吹着这么和煦的西南风，不管叫做阿瑟·皮姆的基督徒怎么说，他再也不愿意睡觉了。我惊惶已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喝了多种酒类已使精神完全失常。可是他却开始冷静地说话，说我以为他已经喝醉，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他接着说，他只是不愿在这样的良夜像狗一样睡在床上，决定要穿衣起身，划船出去作乐。我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他的话一出口，就使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愉快，认为他的狂想是世上最动人最合理的事。像是在刮台风，天气很冷——已是十月将尽时分。可是我却

欣喜若狂，一跃起床，告诉他，我正和他自己一样勇敢，正和他一样不愿像狗似的睡在床上，正和楠塔基特的任何一个奥古斯塔斯·巴纳德一样，准备好好玩一阵子。

我们急忙穿好衣服，赶快下船。那条船停泊在潘基公司木材场的败落不堪的码头上，船身几乎砰然撞着粗糙的木头。奥古斯塔斯下了船，辟出船舱里的水，因为船内几乎有半船水。料理完毕，我们就竖起桅杆，升起主帆，扬起满帆，勇敢地向海洋驶去。

风正从西南吹来，我上面已经说过。夜色清朗，天气寒冷。奥古斯塔斯把舵，我坐在甲板小船室的桅帆边。我们一离开码头，就以极大的速度飞航，两人都闭口不言。这时我问我的同伴，他要向哪里航驶，他以为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吹了几分钟口哨，然后粗声粗气地说：“我要驶到大海里去，倘使你想走，你可以回家去。”我抬眼朝他一看，立即发觉，他虽然装得若无其事，心情却非常激动。我从月光中能把 he 看得一清二楚——他面色比任何大理石更加苍白，手颤动得非常厉害，几乎握不住舵柄。我觉得他什么地方不对头，不由大吃一惊。我当时还不知道怎样驾驶帆船，这时我只能完全依靠我朋友的航海技术了。当我们急匆匆从背风处驶出去时，风突然刮大了——我还是羞于显示自己的怯弱，几乎有半个钟头坚决不开口。可是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对奥古斯塔斯说还是回去为是。但是他像刚才一样，差不多过了一分钟才注意我的提议，然

后回答。“慢慢来，”他最后说——“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家。”我早已料到他会这么回答的，但是这话的声调却使我感到难言的恐怖。我又聚精会神地望着说话的人。他嘴唇完全发白，双膝一齐剧烈颤动，好像已几乎站不住似的。“天啊，奥古斯塔斯，”这时我已吓得六神无主，急叫起来，“你有什么病吗？——怎么啦？你要干什么？”“什么事？”他嗫嚅说，露出非常惊奇的神色，同时丢下舵柄，向前倒在船底里——“什么事——怎么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回家去——你——你知道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急忙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喝醉了——烂醉如泥——他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说话，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他的眼睛呆瞪瞪的，我在极度失望中一放手，他就像木头一般滚入船底我刚把他拖出来的积水里。事情很明白，这天晚上，他喝的酒远远超出了我意料，而他在床上的行为就是烂醉的结果——这种情况就像发疯一般，往往能使受害者模仿一个神志完全清醒者的表面行为。可是夜间的寒气往往能发生作用——精神力量在它的作用下开始屈服——加以当时他无疑模糊地感到自己处境危险，这就促使这种悲惨的结局加速到来。他现在已完全失去知觉，不经过几个钟点是不能恢复的。

我惊吓得几乎不可言喻。刚才的酒气消散以后，我更加胆怯而寡断。我知道我完全不能操纵帆船，一阵猛烈的大风和急剧的退潮就可以很快置我们于死地。风暴明明就

在我们身后聚集起来，我们既无指南针，又无粮食；倘使我们坚持现在的航向，在黎明之前一定看不到陆地。这些顾虑，还有许多同样可怕的思想，以出奇的速度在我的头脑中闪过，有一个时候，我浑身无力，几乎不想有所作为。船在水面上以惊人的速度航行——此刻正吃着风——两边的船帆和主帆毫不蜷缩——使船身完全没入飞溅的浪花中。船身居然没有横过来，真是奇迹——我已经说过，奥古斯塔斯已放下舵柄，我也惊惶得想不到自己去握舵柄。幸而船还平稳，我也慢慢地有些清醒过来。风还在加紧狂吹；每当我们颠簸向前，后面的海浪就冲刷过我们的船尾，把我们都浸在水里。我的手脚也极其麻木，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最后我决定孤注一掷，奔向主桅帆，急速放下船帆。正如人们所意想得到的，帆却掉出船外，被水浸透，把桅杆带近船舷。正是由于这个意外，我才不致立即丧生。只留下船头帆了，我现在就乘风破浪，偶尔有高过船尾的海浪打入，但我已不再害怕会立即葬身鱼腹。我握住舵柄，松了一口气，发觉还有我们最后逃生的机会。奥古斯塔斯仍然昏昏沉沉地躺在船底；因为他有即将淹死的危险（他倒下的地方，水深已近一英尺），我设法扶起他的上半身，让他坐着，用一条绳索将他腰部围住，又把绳子扎在小船室甲板的有环螺栓上。我浑身打战，心慌意乱，尽力把一切都安排妥当，自己则听天由命，决心竭尽全力忍受可能发生的任何逆境。

我刚下定这个决心，突然像是从成千的魔鬼口中发出的一阵高扬而拖长的呼号声或惊喊声，回荡在帆船上空和周围的空气里。我有生之年将永不会忘记这时所受的惊惧的痛苦。我头发直竖，觉得血液在我的血管里冻住了——我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我还来不及抬眼看清我的恐怖的来源，就毫无知觉地直挺挺掉在我已经倒下的同伴的身上。

我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艘驶向楠塔基特去的巨大捕鲸船（“企鹅号”）的房舱里。有几个人站在身边，而面色比死人更苍白的奥古斯塔斯却忙忙碌碌地在摩擦我的双手。看到我睁开眼来，他的感激和愉快的欢呼，使在场面貌粗鲁的汉子们激动得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就弄清了我们还活在人间的秘密。我们是被鼓足风帆的捕鲸船撞沉的，它当时正张着所有船帆，乘风向楠塔基特航驶，所以和我们的航路成了直角。船首有几个瞭望的人，但是直到无法避免相互冲撞时才看到我们的船——吓得我魂不附体的声音就是他们看见我们时发出警告的呼叫声。我听说这条大船驶过我们头上，轻易得几乎和我们的船驶过羽毛一般，对它的航行毫无明显的阻碍。受害者的甲板上并未发出惊喊——只听得轻微的摩擦声混合着风与水的吼声，这是脆弱的小船被捕鲸船吞下时在龙骨边摩擦了一会儿发出的声音——这就是全部情况。当时，船长（新伦敦的埃·德·伐·布洛克船长）以为我们的船（要记住当时没有张

帆)只是一些无用的漂流的船壳而已,不打算再为这事情麻烦而要继续航行。幸而有两个瞭望人员坚决认为他们看到我们舵边是有人的,说这人还有救起的可能。大家就开始争论,而布洛克恼起火来,过了一会儿,他说,老是守望破船并不是他的正业,他们的船就不该理会这些无关紧要的闲事;倘使有人撞下了水,那也是他自己的过失而与别人无涉——他可能淹在水里,该死的,或者是类似的话。这时大副亨德森激于义愤,关心起这件事来了。他和全船水手一样,认为船长的话是这么卑鄙,狂悖到没有人心。因为得到水手们的支持,他就明白告诉船长,说他认为船长应该上绞架,即使船一登陆就要为此处死他,他也不再服从船长的命令。他大步走向船尾,推开布洛克(他面色苍白,一语不发),抓住舵机,以坚定的语气发出命令,驶向下风方!水手们急忙到自己的岗位上,船就乖乖地转了向。这一切大约花了五分钟,看来即使小船上曾经有什么人,要救起来已不大有把握了。可是读者们已看到,奥古斯塔斯和我两个都被救了上来。我们的脱险,好像是靠两种几乎不可理解的幸运,而聪明和虔诚的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天的开恩。

当船还在抢风航行时,大副放下船上的舢板,和两个水手——我想他们就是声称自己在舵边看见我的水手——一起跳入舢板。他们刚离开船的下风方(月色还照得很明亮),船就向上风方重重地滚了过去,亨德森同时就在座位

上站起来，向水手大声高呼向后划。他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不耐烦地一再大叫，向后划！向后划！水手们就尽快向后划去，但是这一回大船却打了一个旋，全速航行着，虽然甲板上的人手都在全力收帆。大副不怕危险，立即抓住能够到手的大铁索。这时船又猛烈地倾侧一下，把右舷耸出了水面，连龙骨也露了出来，那时他焦虑的原因就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在平滑闪光的船底（“企鹅号”包铜，又是用铜焊接的），发现一个人的身体希奇地贴在那里，船一动，那身体就猛烈地撞击着船底。人们在船身倾侧时经过几次徒劳的努力，冒着船一下子就会沉没的危险，最后才把我从险境中救出并带到甲板上——因为那就是我的身体。当我在大船下漂过去时，看来我是被一根露出铜皮外面的木栓钩住了，就把我这么出奇地挂在船底。木栓穿过我身上绿粗呢背心的领口，经过我的后脖子，穿过两条筋直到右耳下面。我立即被放在床上，虽然好像已生气全无。船上没有外科医生。船长却对我关心备至——我想是要在船员们眼里补偿他在这事的前半阶段所表现出的不近人情的态度。

这时亨德森又一次离开了大船，虽然现在风刮得几乎像飓风一般。过了几分钟，他就看到了我们帆船的碎片，过后不久，有一个和他在一起的水手，说他在汹涌的海涛中不时听得救命的呼声。这又促使这些硬汉子继续坚持搜寻了半个多钟点，虽然船长布洛克一再指示要他们回船，虽

然这么脆弱的舢板在海面上每一分钟都有一下子倾覆的危险。确实，他们所乘的小舢板居然在顷刻间没有覆灭，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船是为捕鲸而造，装有威尔士沿海救生艇模样的空气箱。

经过了上述时间徒劳的搜索，大家决定回大船去。他们刚作出这个决定，从旁边匆匆漂过的黑色物件上就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呼喊。他们追寻着，而且很快追上了它。这原来是“埃里尔号”小船室的全部甲板。奥古斯塔斯就在旁边挣扎，分明已是垂死的挣扎了。抓住了他，才发现他是用绳索扎在漂荡的木块上的。应当记住，这绳索就是我要使他坐起来，亲自围在他的腰部而扎在有环螺栓上的，看来我这么做，最后靠这个救了他的命。“埃里尔号”本来就造得不够坚固，一沉在水里船身自然就粉碎了。不难想见，小船室的甲板由于海水涌入时的冲力，完全与船身的木材分离(当然还有其他碎片)，浮到水面——而奥古斯塔斯和它一同浮上水面，才免于惨死。

被救上“企鹅号”之后，过了一个多钟点，奥古斯塔斯才谈了他自己的情况，或者搞清楚我们的小船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最后他才完全苏醒，说了不少他浸在海水里的感觉。他刚恢复些知觉，发现自己正在水下以极大的速度一再打旋，一条绳索在他头颈里紧紧缠了三四转。过了一刹那，他觉得自己迅速上升，当他一头猛撞到坚硬的东西时，又陷入昏迷状态。再次醒来，他有了更多些的理智

——不过他的头脑还是极其模糊，混乱。这时他知道是出了事，他已落在水里，虽然他嘴巴浮出水面，可以比较自由地呼吸。可能在这期间，甲板被风吹得急漂，把他拖在后面，而他正仰天漂浮着。当然，只要他能保持这样的姿势，他几乎是不可能淹死的。一个浪头立即把他直接抛上了甲板，他努力拉住它不动，不时喊着救命。正当他精疲力竭而不得不松手，并且掉在海中陷入绝望时，大副亨德森发现了他。在他整个挣扎期间，他一点也想不起“埃里尔号”，也记不起有关这场惨祸起因之事。他茫然感到恐怖与绝望。当他最后被救起来时，他的头脑已完全不中用了；上面已经说过，他在被救上“企鹅号”差不多一个钟点以后，才明白自己的处境。至于我自己，人们用尽各种方法经过三个半钟点徒劳的救护之后，根据奥古斯塔斯的建议，用热油浸透的法兰绒竭力摩擦，才把我从接近死亡的边缘救活过来。我头颈上的伤处，虽然模样丑恶，实际后果并不严重，很快我就不受影响而恢复过来。

“企鹅号”在楠塔基特海边遭到一阵极剧烈的风暴之后，大约于早晨九点钟开进了港口。奥古斯塔斯和我两人设法及时赶到巴纳德先生家吃早餐——幸而早餐因为上一夜的聚餐而延迟了些时间。我觉得早餐桌上的人都非常疲倦，并未注意到我们筋疲力尽的神态——这当然是禁不起仔细观察的。然而小学生们的欺骗手法是一流的，我确实认为，我们在楠塔基特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怀疑到城里水手

们所讲的可怕的故事，说他们曾在海上撞翻一只船，淹死了大约三四十个可怜的家伙，内容涉及“埃里尔号”、我的同伴或者我自己。我们两个以后常常谈起这件事——每一谈及就浑身战栗。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奥古斯塔斯坦白向我承认，当他乘上我们的小帆船，最初发觉自己这么烂醉而竟摆脱不得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那种惨痛的绝望之感是一生中从未有过的。